

Sixiang Zhengzhi Jiaoyu

思想政治教育

话语范式转换研究

Huayu Fanshi
Zhuanhuan Yanjiu

洪波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范式转换研究”
(项目批准号10YJC710023)研究成果
- ◆绍兴文理学院出版基金资助

Sixiang Zhengzhi Jiaoyu

思想政治教育

话语范式转换研究

Huayu Fanshi
Zhuanhuan Yanjiu

洪波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范式转换研究 / 洪波著. — 杭州 :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 11

ISBN 978-7-308-10682-5

I. ①思… II. ①洪… III. ①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中国 IV. ①D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32139号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范式转换研究

洪波著

责任编辑 胡 畔

封面设计 林 智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林智广告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8

字 数 246千

版 印 次 2012年11月第1版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0682-5

定 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88925591

前 言

海德格尔在《在通向语言的途中》一书中指出：“唯语言才使人能够成为那样一个作为人而存在的生命体。……无论如何，语言是最切近于人之本质的。”^①人与其说是文化的动物，不如说是语言的动物。在哲学解释学看来，语言不只是工具，更是人存在的前提。的确，人永远是以语言的方式拥有世界的，语言表达了人与世界的一切关系，语言开启了人和世界万事万物存在的关系，与此同时，人也在语言中开启了自我。

自20世纪西方哲学实现“语言学转向”以来，人类对语言的关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人们通过对话语的分析和研究，发现了其背后所呈现的社会关系与社会意义。以语言为中心并结合多个学科视角的话语分析，近年来逐渐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研究备受瞩目的方法，其原因就在于很多关注宏观社会结构层面的社会学家同时也在关注微观的社会行动层面，而话语分析就成为这种研究最好的工具。著名现象学大师胡塞尔认为，以往的认识论只注重研究认识与对象之间的关系，却忽视了认识和表达之间的关系。认识如何反映对象需要研究，同时，认识如何表达也需要探讨。一定程度上可以这样说，认识就是把握对象的意义，而表达则是赋予对象的记号与意义。后现代主义赋予“话语”特殊的含义，在话语所构成的世界里规定了一个开放的空间，大量不同的甚至冲突的因素都可以包容其中，关键是看这些因素是否符合一些约定俗成的规则。这使得“话语”在当今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并为各领域开拓了新的视角和研究途径。

语言不仅是人的存在的方式，也是教育的存在方式，语言赋予教育可能性。任何教育都发生在语言中，什么样的语言表达什么样的教育，语言是教育得以进行的必要条件。没有语言，就没有教育。可以说，教育

^① [德]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页。

的全部秘密隐藏在语言中。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应用话语体现理论说服力的活动,具有使用话语进行交往、交流、沟通以达到教育目的,提升教育效果的特性。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就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相互频繁地传递信息并获得理解的过程,从本质上说就是话语过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构建者,其内容和形式及其背后的社会关系都深深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关注思想政治教育,必然要求我们关注话语在思想政治教育发展中的重要性。因此,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话语审视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从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现实来看,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进入转型期以来,思想政治教育逻辑与现实变化的契合能力已不足以完整地体现社会所发生的变化,思想政治教育迫切需要创新与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变革的诉求根源于社会的转型,但思想政治教育的变革不是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是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自身的理论自觉。应当说,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根本问题和解决的突破口,仍是一个尚待进一步探索的重大课题。从国内研究现状来看,自改革开放以来,思想政治教育一直进行着调整,学者们也对此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作了许多有益的尝试。但长期以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中并没有把话语作为一种核心理论来研究,这一方面说明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研究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视点内有着巨大的创新空间;另一方面,在深化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时,只注重教育理论研究而不注重话语的研究,那么,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就会陷入一种教育论教育的封闭循环,无法实现创新与突破。因此,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研究,既是深化和拓展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认识的研究,更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创新点和新突破。

本书遵循“本体论的认识—形而上的视角—价值论的取向—方法论的进路”的写作思路,以话语为切入点探讨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与发展。本书在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及其范式进行本体论解读的基础上,构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多学科交叉应用研究思维,从哲学、教育学、语言学、传播学、社会学等学科的视角,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进行深入的研究;立足于时代背景,梳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面临的现实境遇,探索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语境下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新范式的思路和方法。作

者试图从话语的视角破解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低下的症结所在,冀望通过将话语纳入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视域,为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新思维和新观念。

当然,在某种意义上说,任何一个视角都不可能单一完成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改造。但新的视角的介入,却可以扩大人们的视野,丰富人们的思维方式,提供解决问题的新的路径,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范式转换的研究表达着这种努力。

目 录

CONTENTS

前 言	1
-----------	---

导 论 话语：一个思想政治教育的必然问题

一、发现话语：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1
(一)“语言学转向”的背景	2
(二)“语言学转向”的实质	5
(三)“语言学转向”的意义	7
二、语言：教育的秘密	9
(一)人、语言、教育	10
(二)通往语言途中的教育	14
三、写实：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危机”	18
(一)“人”的缺席	19
(二)生命意蕴的遮蔽	21
(三)对生活世界的疏离	23

四、话语：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新视角	25
(一)有利于丰富和完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	26
(二)有利于构建思想政治教育多学科交叉研究思维	27
(三)有利于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30

第一章 话语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

一、话语释义	34
(一)话语的概念与内涵	34
(二)多学科视域下的话语	37
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释义	45
(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概念	45
(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内涵	47
(三)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特征	52
三、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主题与功能	54
(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主题	54
(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功能	58
四、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构成要素	61
(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间性	62
(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	63
(三)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预设	65
(四)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交往	67
(五)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容	69
(六)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形式	71

第二章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理论思维

一、普遍语用学与话语民主	75
(一)交往理性	76
(二)有效性要求	79
(三)理想话语情景	81
二、哲学解释学视域下的话语理解	84
(一)何谓理解	86
(二)语言与理解	89
(三)“前理解”	92
三、接受理论视域下的话语接受	94
(一)何谓接受	95
(二)需要与接受	99
(三)接受障碍	100
(四)期待视野	103
四、人学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特质	105
(一)现实的个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逻辑起点	106
(二)主体的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价值维度	108
(三)人的需要: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人文品格	111

第三章 思想政治教育场域的话语分析

一、场域:一种关系系统	114
(一)场域	114

(二)教育场域	117
(三)思想政治教育场域	120
二、思想政治教育场域的话语权分析	123
(一)话语:权力的表征	124
(二)思想政治教育场域的话语权	127
(三)话语权周旋与争夺的辩证思考	131
三、思想政治教育场域的话语信息传播	134
(一)话语:主体间的一种建制性关系	135
(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信息的传播过程	136
(三)思想政治教育场域的话语系统传递	140
四、思想政治教育场域的两类话语系统	143
(一)教育者话语:强势地位	144
(二)受教育者话语:弱势境遇	147
(三)教育者和受教育者话语关系透视	150

第四章 话语差异: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现实境遇

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实然分析	153
(一)话语内容真实性缺失	154
(二)话语交往真诚性离场	156
(三)话语方式正当性不足	157
(四)话语语境相关性式微	159
(五)话语预设切适性背离	162

二、话语差异的本质揭示与溯因分析	164
(一)话语差异的本质揭示	164
(二)话语差异的溯因分析	167
三、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发展面临的新机遇	173
(一)全球化浪潮中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发展的新机遇	174
(二)网络社会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发展的新机遇	176
(三)社会转型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发展的新机遇	178
四、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发展面临的挑战	181
(一)全球化话语的多元化、渗透性带来的挑战	182
(二)网络社会的复杂化、虚拟化带来的挑战	184
(三)话语间性的多样性、现代性变革带来的挑战	186

第五章 话语融合: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范式转换的应然诉求

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范式解读	188
(一)范式与范式转换	189
(二)范式之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意义	191
(三)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范式释义	194
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范式转换的理性基础	195
(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范式转换的哲学依据	195
(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范式转换的理论指向	198
(三)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范式转换的价值基础	201
三、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范式转换的基本内容	204
(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理念的创新	204

(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容的创新	206
(三)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形式的创新	208
(四)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方式的创新	210
四、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范式转换的理路	213
(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范式转换的目标	213
(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范式转换的原则	215
(三)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范式转换的进路	219
五、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范式转换的机制	221
(一)话语转换机制	221
(二)话语和谐共生机制	224
结 语 话语:一个永恒的政治教育问题	228
参考文献	231
后 记	243

导 论

话语：一个思想政治教育的必然问题

自20世纪初以来,在当代哲学和多门社会科学中普遍地发生了一个“语言学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这一转向首先发生在哲学中,继而国际学术和思想界对语言的关注从哲学广泛地推进到伦理学、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法学和文艺理论等其他社会科学中。如果说当代哲学和多门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思想发展和理论探索构成了一首宏大的交响曲的话,那么,当代学术界对语言问题的探究和解释就构成了这一交响曲的主旋律。“哲学史充分表明,很多重大理论基础和思维方式的突破常常是术语、概念的突破。思想上的‘元概念’的分裂有如物理中的‘原子’的分裂一样力量巨大。‘意识’是这样,‘时间’是这样,‘语言’同样也是这样。”^①20世纪哲学的一个重大突破就是对语言思想本体性的发现,这个发现给整个人类思想和思维方式带来了深刻的革命,并由此对很多重大传统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思路。

一、发现话语：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哲学思维和对语言问题的思考密不可分,二者的联系与纠缠源远流长。早在古希腊,柏拉图就在《克拉底鲁篇》中比较集中而详细地讨论了语言的起源、使用和功能的问题,而在《斐多篇》中,他明确提出了借助语言研究把握世界的设想。近代哲学家,如洛克、莱布尼茨等也十分关注

^① 高玉:《论语言的工具性和思想的本体性及其关系》,《社会科学辑刊》2007年第4期。

语言问题,他们认为语言是心灵最好的镜子,研究语言有助于把握人类理解力的实质。一般认为,近代哲学家只是把语言当成心灵与世界之间的中介物加以研究,并没有赋予语言以任何特殊的地位。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哲学发生的“语言学转向”使得语言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出来,人们不再全力关注知识的起源、认识的能力和限度、主体在认识活动中的作用等问题,转而探究语言的意义、语言的理解和交流、语言的本质等。哲学关注的主要对象由主客体关系或意识与存在的关系转向语言与世界的关系,语言问题成为哲学的基本问题。

(一)“语言学转向”的背景

哲学的转向究其本质是某种哲学观的转变,表现为某种哲学范式的变革,也是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变。西方哲学自产生以来,发生过三次重大转折:第一次是柏拉图创立了本体论;第二次是笛卡尔创立了认识论,使哲学研究由本体论转向认识论;第三次就是语言成为哲学所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即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之所以会出现“语言学转向”,正如罗素所言:“这并非出于偶然,而是由于这个事实,即每一个哲学问题,当我们给以必要的分析和提炼时,就会发现,它或者根本不是哲学问题,或者在我们使用逻辑一词的意义上说是逻辑问题。”^①正如任何新事物的产生都是由于旧事物的发展陷入无法摆脱的困境而需要突破一样,“语言学转向”正是在摆脱旧形而上学困境的基础上产生的。

本体论的确立标志着西方哲学典型范式的形成或思维方式的成熟。古希腊哲学家们试图找到纷繁复杂世界背后的恒定本质,寻求“世界的本源”。柏拉图建立了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本体论。“在柏拉图的‘理念论’中,可感世界与超感觉世界被截然分开,他明确地提出,哲学不应面向感性世界(‘非存在’、不真实的世界),而应转向超感觉的理念世界(‘存在’、真实的世界)。哲学思维在于不断去‘思想’并抛弃感觉,向超感觉世界提升,从而达到‘存在’,直至达到最高理念‘至善’,也

^① [英]罗素:《我们关于外间世界的知识》,陈启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版,第24页。

即终极的存在。”^①对于柏拉图来说,求知就是求理念、求真实的存在。由此,柏拉图把西方哲学引向了知识型道路,体现了本体论哲学所内涵的知识论倾向。

尽管本体论与认识论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哲学家们都力图通过求知的途径解决本体论问题,但希腊哲人的学术旨趣在本体论,而不在认识论上。这就使古希腊哲学有着不可化解的悖论:对“本体”的追问,本意是为了把握世界的“统一性”,但它所采取的却是一种分裂世界、分裂存在的方式;本来是要把握“存在”,然而,从中引出的却是超感觉世界与人的对立,这就必然带来一个根本性的理论困难——人们所断言的超自然的“本体世界”的合法性根据究竟何在?如何才能克服感性世界与超感觉世界之间的鸿沟?此岸世界的人究竟怎样才能通达彼岸超自然的“本体世界”?正是本体论在其演化过程中所面临的内在困难,构成了近代认识论直接的理论动因,而解决这一困难则构成近代认识论基本的理论使命。“事实上,当哲学家们在说明世界的本质时也终于意识到,他们所说的‘事物本身’必然受到他们自己的认识水平和认识角度的限制。如果不首先弄清楚关于人的认识的本质问题,关于世界的本质问题也无从回答。”^②于是,哲学家们从古代哲学对“本体”是什么的追问,转向对本体追问能力的追问,即从对本体“是什么”的规定进行言说,转换成对“我们的认识何以可能”的发问。

西方哲学史上的认识论转向自笛卡尔开始直到康德得以完成。笛卡尔的“我思”哲学使本体论上思维与存在的划分明朗化,使认识论上主体与客体的区分明确起来。主体与自我意识的觉醒极大地改变和拓宽了近代哲学家们的思路,他们试图由此去解决知识的确定性的根据和基础,解决宇宙万物的终极存在。传统的本体论在追寻“本体”的过程中,哲学家们总是从“我”之外去追寻最根本的存在,未曾想过从自我出发去解决存在和知识问题。这一问题实质上是我们是否有以及有何能力去通达

① 仇竹妮、赵继伦:《从“语言学转向”看西方哲学演进的内在逻辑》,《长春市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1期。

② 管开明:《语言何以成为当代哲学的主题》,《广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

“本体”的问题,其核心是“能否思想”的问题。这说明,哲学家在构建关于本体的学说之前,必须先有关于认识的理论。换言之,认识论问题成了解决本体论问题的基础。

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是对本体论局限性的一种克服,其目的是要从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中寻找二者的统一性,以回答“能否思想”的问题。然而,在对“能否思想”的认识论思考中,也存在着自身不可克服的危机:其一,自笛卡尔以来,近代哲学都把思维看作是主体的唯一特性,把思维的主体和主体的思维相混淆,其所谓的主体性不过是自我性或意识性,不过是主体意识的内心独白,这样不可避免地会陷入唯我论的困境。其二,近代西方哲学由于片面地注重理性的认识功能,将主体性仅仅看作是“能思”的存在,没有看到作为主体的人并不是纯粹的思想存在,遗忘了人是具体存在的根本事实,从而忽视了人作为主体自身的有限性和局限性。事实上,无论是人的存在还是人的能力都不是先验的、无条件的,人的活动包括思维乃至经验感觉并不是直接而透明的,它们只能借助一定的中介或符号来进行,这种中介或符号便是语言。人通过语言符号系统同对象世界打交道,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统一于语言媒介。近代哲学的认识论取向构成了自身不可避免的局限性,要脱离这一困境就必须对“认识论转向”进行再转向。

从20世纪开始,“语言学转向”使得语言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课题,语言的意义问题取代了认识论的问题,语言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并一跃而成为西方哲学的焦点。通常认为,转向后的西方哲学(严格地说主要指英美哲学)可以称为“语言哲学”(linguistic philosophy)^①,以区别于近代哲学中的“思辨哲学”。同时,欧洲大陆的哲学家们也根据自己的研究思路和基本原则研究和关注语言问题,并出现了与英美哲学中“语言学转向”相似的、被某些哲学家称作的“解释学的转向”,这些都使得研究语言成为

^① 也有哲学家把“linguistic philosophy”用于专指牛津的日常语言学派哲学,但更多的哲学家则主要用它指这样一种哲学方法,它试图通过分析语词意义和自然语言中的语词之间的逻辑关系来解决哲学问题。当然,牛津哲学是这种方法的发祥地,但“linguistic philosophy”绝不仅指牛津哲学。

整个当代西方哲学的显著特征。受此影响，整个西方人文学界也逐渐把研究重心对准了“语言”，正如英国当代著名理论家伊格尔顿所说：“对于20世纪知识生活来说，语言，连同它的种种问题、种种神秘以及它与其他事物的种种纠缠牵连，已经同时成为其范式及其偏执的对象。”^①

（二）“语言学转向”的实质

从西方哲学史“语言学转向”的形成与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出，它是西方哲学力图摆脱危机的最后结果，同时也是西方哲学内在逻辑发展的必然，因为“评判一种哲学理论或观念，并不是根据它是否解决了当时所面临的危机，而是看它是否符合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是否遵守了哲学理性的自身规律，这就是，思想必须要不断地调整它与对象和世界的关系，以便使自己能够最大程度地揭示或者说反映对象和世界的特征”^②。古代哲学以素朴的唯物论建立了思想与对象之间的直接关系，近代哲学强调认识主体在这种关系中的决定作用，而当代哲学则把融汇了经验与理性的语言看作建立这种关系的重要（甚至是唯一的）纽带。从这种意义上说，语言哲学的产生正是西方哲学合乎其逻辑规律的发展结果，是人们由探索外在自然“退回”探索知识本身的结果，它是人类认识发展中的一个阶段。

从总体上看，西方哲学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两大特征：一方面，西方哲学非常重视思维的抽象性，这一特征导致西方哲学发展了纯粹的形而上学；但另一方面，它又具有严格的科学精神，注重知识的现实经验性。知识本身就蕴含这两重矛盾，它既要具有逻辑的确定性，又要有实证的经验性。然而，抽象的逻辑总是很难进行经验，而经验又是多变而不确定的，西方哲学的三次重大转折可以看作是这一矛盾的表现。这是一个不断抽象但却又寻求科学、具体的过程，这一矛盾推动着西方哲学的研究对象不断由外在现实物体“后退”地走向内在抽象的思想、知识、语言，这就是产生“语言学转向”的逻辑发展本性。单就“语言学转向”而言，实

① [英]特里·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4页。

② 江怡：《世纪之交再话“语言的转向”》，《国外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